

SK
MG
D6
34

新民會大綱

- (一) 護持新政權以圖暢達民意
- (二) 開發產業以安民生
- (三) 發揚東方之文化道德
- (四) 於剿共滅黨旗幟之下參加反共戰線
- (五) 促進友鄰締盟之實現以貢獻人類之和平

MG
D693.09
347
2



3 1797 1331 2

興國論

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長繆斌

此次事變之後，中國一般知識份子，有許多在那兒苦悶，還有許多在那兒悲觀。自然，能够認識此次事變意義的，不是一般流俗人所能了解。如果真正了解中國的意義，東方文化的意義，以及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過程，那末對於此次事件的發生，當然不會同於流俗的見解了。

天下的事，單從表面上看，是難得了解他的好處，有種人看見下雨下雪，覺得討厭極了，可是雪雨與人們有很大的功用；譬如害蟲的驅除，植物的生長，有很大的關係。可是因爲一般人祇見到當前的東西，而見不到內容，所以凡是一件事體的觀

察，絕不是用片面的觀察，就可以確定是非，一定要站在高遠處才能明白真相，像此類事件，希望一般人們了解，談何容易！

人類本有智愚賢不肖的不同，還有先覺後覺的分別，往往智者以爲是，愚者以爲非，愚者以爲是，智者以爲非。後覺者以爲是，而先覺者以爲非，而後覺者又以先覺者意見爲非，從而先覺者則感到後覺者尙未覺悟。何況對於此次事件，希望人人能够了解真相，又談何容易。不使人人了解真相，那末從誤解而蒙無謂犧牲的人必多，這是人類歷史上多麼重大的犧牲，這是多麼可悲的事體。所以我們到現在，愈覺孫中山知難行易的學說，諛了若干人。天下的事體，絕不是幾個興奮口號就可以

成功的。一般中了孫中山知難行易的毒，以爲知很難，便不去求知，所以共產黨國民黨只是利用幾個口號標語，就害了我們不少的青年，所以我們痛定思痛，希望青年不要再作無謂的犧牲，雖然大家以爲自己對於天下的事體，已有許多的知識，於假使不能十分理解的時候，仍須虛心求知。譬如現在一般人對日本的不認識，當然因知識的關係，不能避免的，但是至少要認識我們自己中國是怎麼樣？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是怎麼樣？如果自己都不認識，那末我們還配得上談國事麼。

我們中國是什麼樣一個國家呢？中國這個國家，絕不是現在一般西洋思想所謂的國家，中國國家是中國爲一人，天下爲一家的天下，中華民族是所謂天下的民族。孔子雖有夷夏分別之

說話，但是所謂夷夏之分，是指當日文明程度的高低而言，只要看孔子稱贊管仲說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」，就可知道被髮的夷狄與衣冠文物的華夏民族，其中文明高低之程度，顯而易見。孔子稱贊管仲，因為管仲能擁護文化，使其不為野蠻民族所破壞。孔子的意思，完全是有教無類的思想，當初沒有存留狹義的民族觀念在內。譬如孔子說，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」，還有「進於夷狄者，則夷狄之，進於諸夏者，則諸夏之」可見孔子沒有民族的狹義的觀念，就是所謂夷狄也者，也是有各種文明程度不同的分別，譬如舜東夷人也，文王西夷人也，舜與文王都是中國惟一無二的大聖，難道他們也是夷狄？如果說舜與文王是東夷人西夷人，我們那還有中國文化可言。那

末我們再說一句，採用西洋文化制度的，我們可以叫他作西洋人麼？我們通叫他夷狄可以麼？我們很奇怪，一般知識階級，明明知道國民黨的主張是美國法國的民主主義思想，明明知道共產黨的理論是馬克斯列寧的思想，他們却拿這種西洋的思想，來同人們講愛國，倒不覺得詫異。我們對於現在大家抱有同樣的思想，與日本親善，大家都還不能認識，我很爲一般知識份子可惜。況且中國國家是一個天下國家，從歷史上看，抱天下主義的時候，國家就興一次，民族就擴大一次，若是抱了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的時候，國家就亡一次，民族就衰一次。所以我們得到一個原則，抱天下主義的足以興國，抱國家主義的足以亡國，從前顧亭林先生有言『有亡國者，有亡天下……易

姓改號，謂之亡國，仁義不修，而至於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，謂之亡天下，保國者，其君其臣，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賤，與有責焉耳矣。這幾句話，就很說明了我們現在的情形。現在中國的事，不是操之於我們真正人民的手中，而是操之於共產黨國民黨的手中，甚至於蔣介石一人的手中，他們的所謂亡國，不過是亡了國民黨共產黨蔣政權而已。與以前的易姓改號，沒有什麼分別，他們所謂保護國土，也不過是保護國民黨共產黨的地盤。這真是「保國者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謀之」。老實講，我們要保天下，豈能跟着國民黨共產黨去做亡國的大夫。

我們要把中國作成真正天下的中國，我們要把中華民族作成真正天下的民族，抱了有教無類的思想，抱了四海同胞的思想

，我們知道我們是弱國，我們要建設一個新興的國家，希望全國有志青年，大家來作興國的元勳，不要悲觀，去作亡國的烈士。

做亡國的民族英雄易

做興國的民族英雄難

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長繆斌

「做亡國的民族英雄易，做興國的民族英雄難」，這句話，我實在是抱了無窮的感慨而說出來的。

要做一個民族英雄，本來已經是很難得的了。能够被稱爲民族英雄的，他一定是民族中間的一個爲人所不敢爲，死生以之，百折不撓，驚天動地而泣鬼神的非常人物。他爲什麼要這麼

樣呢？因爲他要爲民族謀幸福，或者是要爲民族振紀綱。

譬如像豫讓，他因爲趙襄子以國士待他，所以他總是要爲趙襄子復仇，漆身吞炭去行刺智伯，事雖不成，而其節烈却令人非常感動。他的心事，無非要愧天下後世爲人臣抱貳心者，這種人，當然很有價值，但是他不過爲一人盡忠而已，這還算不得一個民族英雄。

又如文天祥是爲宋朝抵抗元朝的，當時元朝的武功，已經在小亞細亞及歐洲，滅國四十，再進到中國來的，以元朝的武力與宋來比較，真如萬鈞之勢以壓螳臂，勝敗之數，無待著龜，而文天祥還是百折不撓，馳驅山嶺之間，號召勤王之師，與元軍抵抗，事雖不成，而其正氣足以流芳百世。他的心事，明

知不能恢復宋土，不過是以「人生自古皆有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而已。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，這是他并非爲了宋朝的恢復，而是爲了民族的綱紀。這個，自然令人非常欽佩，然而他終究是做了一個亡國的民族英雄。明末的史可法亦是如此。

但是像宋朝的韓侂胄，他也是爲民族而抗戰的，可是他爲了個人的關係而抗戰，歷史上的評論，有那個稱讚他是民族英雄，法國的拿破侖第三，他亦是和他們的敵國抗戰的，却不是他並不是法國的民族英雄。爲什麼呢，韓侂胄與拿破侖第三，都是當國的人，不能審慎謀國，妄想孤注一擲以圖僥倖，他們的失敗，不但是不能稱爲亡國的民族英雄，簡直可稱爲亡國的罪魁禍首，不比文天祥史可法，在大勢已去的時候，還想作萬一

回天之計。

就是拿文史等人來說，他們的心。確是可敬，然而他不是爲民族，而是爲綱紀，我常說，他們僅做到了窮則獨善其身罷了，因爲他們對於保存民族沒有辦法，才以一死了之。這是很痛快的，亦是很容易的，大不了一個死而已。所以我要說，『做一個亡國民族英雄易』了。

我爲什麼要說做一個興國民族英雄難呢，因爲興國的民族英雄，亦是隨時隨地有死的可能，並且當時一定爲人家唾罵，犧牲名譽，然而他盤根錯節，煞費苦心，忍人所不能忍，爲人所不能爲，他要爲生民立心，他要爲萬世開太平。他有這種的抱負，但他的際遇，却可以說是頂不痛快的一種生活。

法國的退耳，當他反對抗戰的時候，誰都說他是賣國賊，可是法國終究是從退耳而得救起來。這個，才可以稱爲興國的民族英雄。

在我們中國歷史上來看，程嬰和公孫杵臼兩個人，他們才算明白『做亡國的民族英雄易，做興國的民族英雄難，』的道理。他們兩個人，都是爲了要存趙氏之孤，公孫杵臼先死了，而程嬰沒有死，當公孫杵臼死的時候，他便對程嬰說：『我爲其易，你爲其難』。所謂易者，不過是以一死了之而已，所謂難者，趙氏的孤兒，能否撫養長大，程嬰自己能否保全生命來完成撫養這個趙氏孤兒的使命，這是要煞費心血的，所以便難了。程嬰和公孫杵臼這兩個人，他們當然够不上一個稱亡國的

民族英雄，一個稱興國的民族英雄，他們不過盡忠於趙氏一家而已。

我們歷史上，最能令人崇拜的，要算是伊尹了。因為伊尹之心，完全以生民爲念，他在有亳，已經做了湯的從臣可是他還五次向夏桀請行善政，但是夏桀始終不能覺悟，他才沒有辦法幫助了湯來征伐夏桀。後來湯的兒子太甲，又不行善政了，他便放逐太甲於桐，而自己攝政，直到太甲悔過了，他再請太甲回朝，還政於他，所以後來柳宗元稱讚他說：「伊尹大聖人也，聖人出於天下，不夏商其心，心乎生民而已」。假使桀能够爲生民行善政，他當然是可以去湯而就桀，因為桀已經是在位的人，所以他去亳適夏。後來見桀已經是不可救藥的了，他

才去夏，所以書經說他；『既醜有夏，復歸於亳』。然後相湯伐桀。我們於此可以看出，伊尹之心，他決不是忠於一人，或者一朝，他完全是忠於民的。所以伊尹，才真够得上一個興國的民族英雄。

孔子周遊列國，干說人君，假使用狹義的國家主義眼光來看，那孔子只能在魯國做事，何以他還想到別國去做事呢。因為孔子，亦是像伊尹一樣的，並沒有國家的界限，更沒有朝代的區別，所以他贊成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，而相齊桓公，但他又責備管仲，說他的器量很小，為什麼不行王道，當時周天子還在，而孔子却要管仲輔佐齊桓公來行王道，他這一點，就可以顯出他亦像伊尹的不夏商其心，而他是不周齊其心，心乎生民

而已。然而一般的狹義的民族主義者，總是把孔子的春秋所謂華夏夷狄之分，來作爲民族主義的說法，這真是對於孔子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。要知道孔子的華夏夷狄之分的意義，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。看他稱讚管仲說：「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」，所謂被髮左衽的夷狄，是不是一種野蠻的民族，可是孔子固然贊成抵抗野蠻的民族，但他對於野蠻的民族，還是並不嫉視的。所以他又說：「進於諸夏，則諸夏之」，意思就是說，野蠻的民族，亦可變成文明的民族，夷狄亦可以變爲諸夏。孔子還說：「道不行乘桴浮於海」，這難道孔子要去入外國籍嗎？這可以知道，大聖人的抱負，完全是站在民衆上面，來行王道的。這種思想，才是中國的真正的道統，才是中國的真正的新民。

主義。

中國的民族歷史這般的悠久，其間興亡盛衰，固然很多，然而因爲能懂得維持中國固有的道統的，才懂得實行新民主義，所以在亡國的時候，總有興國的民族英雄出現。

中國現在的習慣，都是趨向於崇拜失敗的英雄，這是因爲以前的中國統治者，要保守鼓勵維持他的政權起見，所以才造成這種風氣，特別在亡國的時候，更是獎勵這種亡國的民族英雄，弄得社會上，只記得亡國的民族英雄。而忘去了興國的民族英雄。尤其一般士大夫，只想做一個亡國的民族英雄，而不想做興國的民族英雄，只是要學文天祥史可法，而不知道學伊尹和孔子。結果連文天祥史可法這種人，都未必能學，僅都是

些韓佗胄拿破侖第三，做成亡國的罪魁禍首而已。

我願我們中國有志的青年，再不要跟着韓佗胄拿破侖第三，做有害無益的犧牲，希望大家以伊尹孔子爲榜樣，來做一個興國的民族英雄。

附錄

明哲保羣

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長繆斌

在近時代錯綜複雜的國際現狀下，僅抱狹義的民族與國家觀念，非發生戰爭不可。中國歷史上從無此種狹隘思想，自來均以天下主義爲基點，所謂「四海之內皆爲兄弟」。但近百年以還，西洋思想乘虛而入，遂發生民族國家的狹義觀念。夫愛國必先愛民，不愛民者不是愛國，而是害國，如國民黨之焦土政策，及無理的反日政策，徒然犧牲民衆，絕非愛國。孟子曰：「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」。新民主義的真精神，要不外乎愛民，保民。新民會既不尙空想的無理的愛國主義，纔提倡中日和平，實現兄弟之邦，睦隣親民，是其要素，尤欲使中日思想趨於一致，大家以復興東亞文化爲共同目的。反觀國民黨政府，他爲代表西洋文化的一個

東西，自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，因他們的思想不是中國的。此次事變，並非中日之戰，實爲東洋思想與西洋文化的正面衝突，若非數典忘祖之中國人，即不應再與西洋文化奴隸的國民黨政府走向死路、希望大家到新民會來，實行新民主義，擁護新政權，以步上民族復興的一條生路，再有一點，即顧亭林有云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現在我們抱天下主義的新民會，要從東亞團結起頭來興天下，未來前途非常之大。我希望智識階級份子，不可消極祇守明哲保身主義，此種頹唐的病態，多緣不明愛國與愛民之分別而起。假使我們知道愛民，纔是愛國，那麼我們就不應消極而應積極，不應明哲保身，而應打起一新的口號，即「明哲保羣」是也。以上爲我對於改革中國青年思想之見解如此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

興國論

每册定價大洋一分

北京市司法部街七十四號

中華民國新民會出版部

編輯兼發行

北京市宣武門外大街

印刷所 日新印書局

總代售處 新民書局

代售處 各地大書店

50
50

BC
93.09
7/2